

楚

寶

楚寶卷三十

明 梁谿高世忝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譚景尹較訂

方位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

人不稽朝延必在下。鑿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仰同典。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兩道。少人司馬季至。閉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至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至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若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
至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
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謬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燥則
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
則退其舉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
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謂賢者皆可爲羞矣衆疵而論媿趨而言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比周竇正以求尊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

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辟無異
於操白刃劫入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
執空文以調至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
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
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士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
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
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
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碁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魏

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剗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

之無委張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重負裝之不
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
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
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造乍存乍亡公責卜
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
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至意故言必稱先王
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備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人至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

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
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
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
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
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害；以明天性，取上養。下多
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
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亡乎無色。愜然噤口，不能言
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
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

殿門外乃相引扉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矣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諡爲梁懷王傅王隋馬薨諡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史懷曰日者傳止述司馬季至與賈諡宋忠議論

往復一段似史遷未着手之書然其論宦途危險
及士大夫浮詐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
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巽之中畢竟是高識人
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
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至之人聽其言葉以
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卑行之污借此發難耳第
二子之意猶以爲至人身隱下下嘗游于下筮之
外季至以爲道在於下當求于下筮之中一問未
達特爲點破非惟二子遇季至難季至遇二子亦

楚

寶

八

卷

三

十

六

也

難

季

主

於

二

子

猶

蘇

門

之

於

叔

夜

管

轄

之

於

何

鄉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
中爲小黄門，及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
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
門絕賓，曩體田野，後加位尙方令。永平九年，監作秘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
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又○在○宿○衛○封
爲○龍○亭○侯○邑○三○百○戶○

聖○楷○曰○史○稱○技○巧○所○以○利○器○用○齊○艱○難○者○也○蔡○倫
造○紙○天○下○後○世○始○知○有○牋○素○之○用○功○豈○獨○文○苑○哉
故○特○收○之○方○技○使○與○奚○仲○墨○翟○並○傳○湘○州○記○曰○耒
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印○云○是○倫○奏○紙○因
按○東○漢○桂○陽○郡○治○耒○陽○縣○今○俱○屬○衡○州○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奕其先新野人八世祖潘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隄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荆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

共仰視往。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
季才曰：項大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
荆、陝、整、旗、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感，止失荆、湘，
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
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
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
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
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
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

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冀度。晉平建業。旋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霸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贖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命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象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

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項上自有變，不利宰輔。公空
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且爽之美。
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謹沈吟
自是漸跡，不復請見。及譙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
自臨檢，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滅。唯得李
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定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
科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懇，甚得人臣之禮。因進封
臨穎伯。及隋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
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

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頰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四緡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于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入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用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

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
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
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
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空應天
受命上從之關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
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
玄象俯察圖記龜兆九襲必有遷都且堯之平陽舜
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
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久願陛下協天之心

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奏
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疋，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
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
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
同，或致舛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
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
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
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
許。會張甯玄曆行，及韋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

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嘗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宵遊。常吉貝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譚桺、習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

聖楷曰：子長謂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况復變亂陰陽，曲成君欲，假託神怪，熒惑人心者乎。庾季

才○歷○事○三○姓○屢○占○興○滅○雖○不○同○于○妖○妄○之○倫○然○而○
定○策○親○兆○灼○知○人○情○篡○逆○有○心○豈○無○中○慮○故○日○景○
之○對○身○雖○倖○免○而○東○巡○之○諫○子○卒○捐○軀○或○亦○龜○策○
能○言○美○好○不○祥○之○所○致○也○術○可○不○慎○哉○

庾質

庾質字行修，季才之子。少而明敏，蚤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祥異，必指事而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實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耶？」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

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
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瓿卿以爲克
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
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
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任此命
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宐在速
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任此也及師還授
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
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

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未知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此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蠲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

然後巡省於事爲安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
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
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
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是曆知名
翼楷按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
詣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曆
之術隱於白鹿山又徙林慮山茶萸嶠其後目盲
以手摸書而知其字煬帝嘗從容言及天下氏族
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獄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

姓爲盧。耿詢字敦信，丹楊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于闐室，使知玄象者，外候天時，合如符契。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後爲宇文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于世。

浮屠泓

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
后在位，嘗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
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
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誦之疾殆，泓曰：「
公第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
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
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深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
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

地脈不連。譬身瘡。疔補它肉。無益也。說子後。皆汚賊死斥云。

盧氏雜說曰。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爲玉杯。牛僧孺宅爲金杯。云玉杯一破。無復全金。杯或鶴重。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習宅。習自辨圖。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習必引頸望之。宅卒爲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孺貶其家滅矣。按僧一行。桑道茂。俱有金盃玉盃之說。與此說又不同。未知孰是。

俞叟

俞叟者江陵市門監也。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于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爲禮。旬餘在逆旅。未果還。叟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自存。親府帥王公。重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命也。叟曰。我亦困者。無以周吾子之急。今夕可泊于我舍。少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入其居。推簷破牖。置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甒。脫粟而已。叟

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適聞
王公。卜籍。意殊怏怏。今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慰
洛。裘糧之費。不亦可乎。因取一金。合于地。僅食頃舉
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帶。冕而拱焉。俞叟
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因誡曰。呂乃汝之表姪。
家貧不能自給。故遠來仰給汝。而曾不以禮。豈親親
之道也。今不罪汝。可厚遺之。紫裘僕而揖。若受教之
狀。叟又曰。呂僊僕馬。可致一馬一僕。繒二百疋。以遺
之。紫裘者。又冕而揖。於是以前。正合地上。有頃視之。

已無見矣。明且叟謂呂曰：子可疾去。王公且已召子矣。及歸，王果召之。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繁，竟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之驛亭，與燕游。累日贈僕馬及二百緡。呂生益奇之，然不敢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與友人會宿，語及霧，惟始以其事聞於人也。

聖楷按：王潛在荊州時，多異術。如張仕政善止痛，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

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遮
覓也果獲於莽下令以湯洗貯于絮中共痛卽愈
王公子第與之狎常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
三接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
飲之酒壘遺滴遂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濕
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沙門洪蘊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毘之開福寺沙門智已求出家習方伎之書後游京師以鑿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太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鑿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咸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聖楷按宋方伎傳云。鶴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
方伎傳。今省二志入方伎。故僧始以鑿著然生人
殺人之術。壽世君子。每慎言之。况圓頂方袍而診
切。聞闔。豈韻事乎。若智緣之經畧。邊場而爲玉龍
所嫉。其效亦可睹矣。

僧智緣

僧智緣隨州人善鑿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
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
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
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鑿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
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
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
僧結吳叱臘主部帳其衆請智緣與俱至邈神宗召
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畧太師智緣有辨口

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變化而。他族。余龍珂。禹藏。訥
合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
以爲右街首座卒。

龐安時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曠，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黃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

生若合符籙。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于脈。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溢于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于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至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

也作本草補遺爲入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
爲關邸舍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
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
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
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
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卽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
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潤
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
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

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卽縮手所以遽生
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
有問以華陀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
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
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却
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東坡志林曰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
一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子用藥無
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

事不可廢也。

黃山谷傷寒論後序曰：龐安常自少時善鑿方，爲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鑿然爲氣任俠鬪雞，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鑿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病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寫洪所綜緝百

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
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
悉能辨論發揮毋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
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使齋
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安珍饈美饌時節其饑飽之
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
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
愆事如慈母而有帝似秦漢間循吏而不害人如
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

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爲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爲之，故虛右以待。

宛丘張氏跋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

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告後人嗟夫仁人之
用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爲也安常又竊憂其
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用心爲術追儷
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

張康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
蚤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
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行省叅政崔斌
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
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
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民宮至大將客
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奏京城常有盜兵
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
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
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萬玉山

萬玉山者名福敦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輒厭
棄童髮投塔山寺爲僧法名道璣卽冥解禪宗邑令
徐召與語大器之命畜髮訪道四方是號玉山期數
年後返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茲徧遊終南峩嶺武
夷天台懷玉玉屋五嶽之勝所至習憇遇縉流羽客
一語會心卽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短
精悍善踵息鉤鍊不取秣麩鹽酪深味丹經旁通風
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于鑿繪竹蘭清逸有韻其

它譜琴擊劍蹴踘躡躡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窘辱之。以嘗其心。而後受之。不資一錢。家不殖產業。僅買黃崖山數十弓。營廬廡焉。年六十始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山。約其徒方大旺偕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今年某月可結胎。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良父曰。雖得長成。惜非長命耳。玉山獨荷一襖往。明年方生子。果悉如其言。玉山希霍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塋地當有竈者。吾

弟福厚其殆死矣。卽奔還其弟果。以是日葬山之左。
亾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年庚
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霧鶴夜且至。倘余假寐。
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瓦甃盡鳴。主人舉炬
視之。則羣鶴集竹。稍什壓墻屋。呼玉山。玉山不應。入
戶窺之。方正襟。跌坐。呼之。復不應。乃知卽化矣。年九
十二。初玉山寓蘄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
晝招鶴。謂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
京師。以其術獻之。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真人。

上詢其師仲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詔贈清微
神霄演法真人遣官焚黃墓隧玉山子樸方以掾史
授牒吏部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
省祭餼終其身不仕

聖楷曰仲文受法于玉山而依附邵元節以進其
道不足尊也玉山子獨能辭榮遠躡終身不仕或
玉山有以授之耶抑恥仲文之所爲而然耶要其
志趣有足嘉矣

楚寶異人論次

世豈有異人哉知之則爲國士不知則爲衆人而已矣辟之麟鳳以時見則爲瑞不以時見則爲妖非麟鳳之好異所遇之不同也雖然物之異者其性必殊士之異者其心難測負人負千古同慨又安所得絕纓喻射之輩而用之哉述異人第十九凡一卷

異人一

屈 巫

絕纓之臣

伍子胥

范 蠡

陳 音

弱弓微繳之臣

楚寶

陸法和

張惟孝

楚寶異人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李友蘭較訂

異人

屈巫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爲申公楚莊王十
七年伐蕭師人多寒巫臣曰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滅之莊王之討陳夏氏

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闔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寶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蒸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

尸可得也。必來送之。姬以告王。王問屈巫。對曰：「其信知瑩之父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衰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却○至○以○臣○于○晉○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
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
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
錮○焉○初○莊○王○圍○宋○而○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
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
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
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亦○以○夏○姬○之○故○怨○之○於○是○共○

綴族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與襄老之子黑
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
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
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
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景公許之吳王壽夢
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與其子狐
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遂入州來
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

取之。景公十七年，使屈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箴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不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襄潰，奔莒。楚遂圍莒，莒城亦潰。楚遂入鄆，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故也。子狐庸留于吳，吳王壽夢卒，使爲相。左氏曰：「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

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亾一國兩卿矣可樂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饗後而天鍾美於是將
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
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棄取之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亾其子之廢皆是物也女
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遂。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問。其。狀。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宋。文。士。及。樵。童。記。曰。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凡。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魯。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鷄。皮。三。少。

聖。楷。曰。夏。姬。得。道。鷄。皮。三。少。其。妖。淫。固。不。足。異。也。獨。笑。巫。臣。智。識。絕。人。爲。一。老。婦。費。七。年。心。力。得。遂。桑。中。之。喜。竟。忘。宗。國。之。覆。大。不。可。解。且。夏。姬。年。踰。

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卒滅羊舌氏之族
豈天生此尤物禍人卽巫臣亦隨其術中而不悟
耶抑巫臣不遇絕纓之王其怨毒之氣得禍水而
益熾耶人知吳之入郢讐自伍胥不知教吳戰陣
使之叛楚寔自巫臣爲夏姬始也女戎勝我謀臣
資敵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絕纓之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強○

聖○楷○曰○鬻○彘○之○俄○夫○岐○下○之○野○人○皆○可○以○得○其○死○
力○然○不○若○此○絕○纓○者○踪○迹○更○奇○也○當○酒○酣○滅○燭○坐○
近○美○人○必○在○大○夫○近○臣○之○列○何○以○臨○陣○却○敵○莊○王○
都○不○識○其○姓○名○此○可○疑○也○或○者○楚○多○異○才○而○不○安○
于○下○位○者○之○所○為○歟○楚○莊○之○霸○於○此○矣○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初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旣以秦女自媚于平王。乃因讒太子建。將欲爲亂。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亟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亾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將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

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負爲人剛。戾忍詢。遊能成大事。彼見來之拜。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存。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勉死。尚旣就執。使者

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
亾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亾也曰楚
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
既至宋宋有蔡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
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
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
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
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闔昭闔

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

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見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旣立，得志，乃召伍

賁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閻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閻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賁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闚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胥與申包胥爲交。貞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

胥曰子之報讐其以其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悉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於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躡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躡擊其弟夫概。

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闔廬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于槁李傷闔廬指軍却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大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于夫湫叔越王勾踐乃

以餘兵五千人樓于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
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越王爲人能幸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
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
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
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
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
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
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

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
辰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
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于吳王。吳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
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
越不恭，則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
之所以興，願主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
而矣。」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亾矣。汝與吳俱亾，無益也。」

乃屬其子于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

今不見用常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佖子胥屬鏃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誣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櫛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棺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

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夫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容俱死何異蟻蟻棄小義靈大恥名垂于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邦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左氏傳曰吳闔廡三年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隸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隸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乃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爲兵法，人莫能知。聖楷按此與薦專諸同一急着史旣失載，故人亦不知武爲子胥。

所薦也

聖楷曰伍胥奔自渡江乞食以至進專諸於公子
子光退耕于野著著皆操勝算故其父讐得報既
事夫差恃其功望屢諫伐齊又復屬其子於齊之
鮑氏著著皆錯故其身禍不免豈非天道好還君
父之毒有不容一問者乎太史公爲胥作傳凡二
千言多取復讐之事寔以自况云爾如左傳吳子
問于伍員一段與諫伐齊存越皆子胥精神生動
處亦畧而不書何也至自公數語尤非確論

范蠡

范蠡本楚宛縣人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猶善計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勾踐勾踐父允嘗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嘗率勾踐立闔廬乃與師伐越勾踐擊敗師于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

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劍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于人。王弗聽。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不聽。自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勾踐以餘卒五千保于會稽。吳王合兵圍

之、益、急、勾、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爲、
之、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如、此、不、已、又、
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市、於、吳、曰、請、士、女、女、于、
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王、不、許、
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
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鱣、勾、踐、既、反、國、將、使、范、蠡、
爲、政、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
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乃、令、大、夫、種、守、
國、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爲、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

比至三益親蠡而委國以聽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
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復言于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
兵事自任初勾踐求報於吳也召范蠡而問焉曰上
天降禍于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
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問之上帝不考
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
名不悉死亾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
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將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
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

罪而逾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違弼
聖人不出忠臣解體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
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
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申胥譏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刑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
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
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

道固然乎。忘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聘，戈獵，無至畚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嘗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于玄月，王復召范蠡而問曰：諺有之曰：餓飯不及壺餐。今歲晚

矣。子將奈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獨
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
將謁之。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
惟恐弗及。於是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
王，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言
於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兵
圍之。復棲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
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

不殺不殺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其使者，于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抱，以應使者。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爲雷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龜魚鼈之與處而鼃龜之與同階今雖覲然而人而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有譏諛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雷助天爲虐人矣子往反辭於王范蠡曰吾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不

祥。雒。請。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以。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

湖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朝禮之。決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蠡地。曰後世子孫敢有侵蠡之地者使無終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之三戶。結童之時一痴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文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泚求之焉。得蠡而悅。蠡乃謂種曰。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矢以于賢。

王遂要種入吳既而又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
戶之位非吳則越越王嘗與言盡入大夫石買譖
之曰衞女不貞衞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
自致殆非貞賢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儉自衞于晉
晉用之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志
之士不在遠逃取也其後勾踐失衆栖于會稽之
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

聖楷曰今南陽古宛縣也有范蠡鄉卽宛之三戶
地是時文種爲宛令范蠡狎狂故曰范蠡吠於狗

竇文種見而拜之。又吳楚春秋謂楚平王時文種
爲宛令，狎狂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
皆狂，而以不狂者爲狂乎？抑見楚風不競，而托逃
之也。嗟夫！覆楚沼吳，無非楚才，而楚不能用，以資
他國士生其際，那得不狂。

王弼州曰：伍胥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
之雄也，重在全身。貞勇勝智，蠢智勝勇。

陳音

陳音者楚人也。善射。范蠡進之於越王。越王請音而問曰：「狐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于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張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張父張父者生
于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川弓矢所射
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
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
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
設樞加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
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
至靈王自稱是楚累世蓋以挑弓棘矢而脩鄰國也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

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
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
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矛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
至內裏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至也，
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至重負也，弦爲軍師，
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敵，往不止也，
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
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
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

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展而微古之聖
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
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
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
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
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
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
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
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妙在斯無有遺言魏王曰善

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于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于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聖楷按：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

弱弓微繳之臣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騷馬之上者。頃襄王問召
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騷馬羅鷲小矢之發也。何
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
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
趙者。騷馬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郟邳者。羅鷲
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
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

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颯壤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弃而大宋方興。二颯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鄆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

發新繳

以石傳弋繳曰澹

弋

射，囑身於東海，還益長城以爲

防

也。言射者還繞蓋覆使無飛走之略。朝射東莒夕

發涇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

一顧反也。一橫爲午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鎔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韓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磬新繳。涉郟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而稱王矣。故曰秦爲大身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傳○楚○鄢○郢○庸○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
利○奮○翼○鼓○瑟○方○三○千○里○則○秦○未○可○獨○招○而○夜○射○也○欲○
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
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
怨○尚○有○報○萬○乘○自○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
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
秦○

聖楷曰頃襄忘父之讐好會和親甘爲秦役其不

不○足○與○有○明○矣○此○何○人○哉○獨○以○射○喻○蓋○此○人○胸○中○
眼○底○有○萬○分○不○平○實○實○見○得○天○下○形○勢○在○秦○與○楚○
實○實○見○得○懷○王○客○死○不○可○不○報○以○不○共○戴○天○之○恨○
擁○帶○甲○百○萬○之○師○左○縈○右○拂○何○恥○不○雲○而○乃○拱○手○
事○人○至○足○痛○也○故○借○弱○弓○微○繳○揔○所○欲○言○又○復○隱○
其○姓○名○羞○與○策○士○同○稱○嗟○乎○孰○謂○草○野○中○無○奇○士○
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君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罷高要縣之紫石山。嘗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樞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

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空待熟時不擦自落。越但待候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請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睨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卽攻之。若得待

明日當不損客至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卽返約衆皆見梁兵步于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 and 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夾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擺守

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空卽遂取，乃徑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

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龜龜乃入草初入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爲採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雷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亾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

持以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齧袴褶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鬪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忝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鄧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

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喪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稱重，遂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饗人領受，但以空櫃、簞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櫃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張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

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
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王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
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定業不可改也於是
設供食具大餠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
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
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至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
和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開梁元帝敗
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餠餅
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

日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
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揔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
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
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尉公西南大都
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羆公宋莅爲郢州刺
史官爵如故莅弟邁爲散騎嘗侍儀同三司湖州刺
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
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

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帳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請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岫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荏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翁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歛。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叟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嫫。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

澤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公安袁小修曰昔荆山居士陸法和初居江陵之
百里洲繼居邑之紫石山後乃卜築鹿苑嘗云吾
著脚名山多矣未有秀遠如鹿苑者蓋因峯爲墻
因水爲池因巖爲室因隘爲門尹不修飾而自極
煙雲之美法和擇而居之可爲神眼後來開府郢
州似未嘗久居此也昔臺城之難爲千古學佛者
口實然此大士一出而剪其羽翼景之首且暮
至江陵矣彼殺學佛者而卽爲學佛者所殺可云

佛法無霧險哉萬回孟渡之流圓珪七辛之輩其
跡或出野乘而大士呼風役鬼之奇正史揭而書
之以爲不可信則臺城之事亦不足信矣法和居
江夏大張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止之法和
以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應有報至故來
抹解耳何以致疑夫以空王佛所同學之友沙劫
不怠拯其患難至于萬不可抹然後已尤大士中
之有俠骨者哉予欲于繡鐵峽上治一室以祠法
和而徐議佛宮聞夷陵雷太史亦有此志俟其歸

相與。尚之。毋使。荊州。出此。一大。神聖。任其。香火。寢
寢也。

張惟孝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卽我能殺我者得此舟宸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別之傑爲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密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爲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宸舟大集不可涉頃有襄

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
乖岸者投水中惟孝暉視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
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
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否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
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
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
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
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
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

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姪
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
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罪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
兵不數日宸至萬人鼓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
知所終

聖楷曰姚平仲恥其功之不就遂乘青驃亡命一
晝夜馳七百里入華山以爲淺又奔蜀入青城
城山朝廷數物色求之不得其藏一身可謂勇矣

若○張○惟○孝○布○衣○耳○藏○甲○士○五○千○人○不○在○山○不○在○市○
呼○之○立○至○解○之○立○散○不○得○其○姓○氏○不○知○其○所○往○此○
又○豈○平○仲○所○可○及○乎○天○下○多○事○往○往○由○英○傑○輩○不○
為○我○用○如○張○元○吳○昊○之○類○皆○是○然○不○若○淮○孝○之○更○
異○也○吁○觀○其○朝○廷○負○人○福○難○禍○易○之○語○安○得○不○令○
英○傑○輩○灰○心○耶○

楚寶宦蹟論次

登高望遠舜陟還過衡陽涉澧渡江禹功半在荒服
是以塗山之會貢九州而稱荆太史陳詩歌二南以
首楚春秋多賢大夫然丹能誦祈招之什兩漢著循
良蹟隆中獨高粱父之吟又若牟祐之淚杜預之碑
武昌之柳南樓之月嶽麓梅花無端急雪西山杯酒
散作湘春每披往牒良懷儀軌倘執筆而隨長吏之
後其更有進于斯者乎述宦蹟第二十凡三卷

宦蹟一

召公奭

方叔

然丹

伯州黎

吳起

馮援

宋均

衛颯

馮緄

度尙

楊璇

孫堅

宦蹟二

諸葛亮

~~關~~羽

牟祐

杜預

~~劉~~弘

陶侃

庾亮

劉道奎

王僧虔

顧憲之

孫瑒

申徽

揚大眼

宦蹟三

李泌

呂諲

元結

韓思復

裴休

李允則

張詠

岳飛

李植

辛棄疾

楊時

劉珙

張栻

朱熹

陸九淵

真德秀

楚寶宦蹟論次終